

# 留東外史四集

香坂



杜宇



# 留東外史第四集目錄

- |       |           |           |
|-------|-----------|-----------|
| 第五十五章 | 眞留別哄哭梅太郎  | 假會親騙嫖多賀子  |
| 第五十六章 | 現身說法愛情無眞  | 紵臂奪食騙術有效  |
| 第五十七章 | 藏皮鞋俏下女報仇  | 吃急酒如夫人鬪氣  |
| 第五十八章 | 陸鳳嬌一氣林巨章  | 王甫察初會柳籐子  |
| 第五十九章 | 假面目貞女上當   | 巧語言乖人說媒   |
| 第六十章  | 驗守貞血蕩子開心  | 開紀念會僑客尋樂  |
| 第六十一章 | 作兒女語一對可憐蟲 | 論國民性許多無恥物 |
| 第六十二章 | 私受胎朋友擔驚   | 硬弔膀淫人入甕   |
| 第六十三章 | 寫名片馱子出風頭  | 爭體面乖人辦交涉  |
| 第六十四章 | 逞雄辯壓倒法學士  | 觀慈顏喬裝女學生  |
| 第六十五章 | 看嬌女千里走阿嬾  | 念終身一夜愁侵骨  |
| 第六十六章 | 嬌小姐醫院養病   | 勇少年酒樓買槍   |

- |       |          |          |
|-------|----------|----------|
| 第六十七章 | 窮變節盼黃金續命 | 憤填膺借濁酒澆愁 |
| 第六十八章 | 哭金錢以恕道論人 | 偷衣服仗膽量脫險 |
| 第六十九章 | 眞刺客潛身淺草町 | 好警察亂拿嫌疑犯 |
| 第七十章  | 傻偵探急功冤跑路 | 勇少年避難走橫濱 |
| 第七十一章 | 敘歷史燕爾新婚  | 扮船員浩然歸國  |
| 第七十二章 | 鈔舊詞聊充訣絕吟 | 買文憑自是謀生術 |

# 留東外史第四集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 第五十五章 眞留別哄哭梅太郎 假會親騙嫖多賀子

話說梅太郎從王甫察手中看了看車票。低頭半晌無言。祇一滴一滴的眼淚和種豆一般落了下来。可憐一片眞心誰知被王甫察欺騙了王甫察用汗巾替他揩了。正待用軟語安慰他。忽聽得樓梯聲響。回頭見老鴇同着一個小下女。端了酒

菜上來。王甫察連忙移坐位。騰出地方來擺臺子。一面笑向梅太郎道。不要悲傷我們。且飲酒行樂。莫辜負好時光。你我歡聚的日子。有在後面。祇要永遠保持你我的心不變。又沒有人從中阻礙。怕不得遂心如意嗎。你此刻縱急壞了。也是無益。在小王無非是偷閒取樂老鴇放好了酒菜。也幫着夾七夾八的來勸解梅太郎。梅太郎才慢慢的收了眼淚。換出笑容來。陪王甫察飲酒。老鴇和小下女。自下樓去。二人破涕爲笑。雖勉強行樂。然各人心中都存着不快之感。到底鼓不起興來。可惜小王一團歡趣取樂之興被梅太郎挫了下去王甫察胡亂用了些酒菜。梅太郎點滴不曾入口。老鴇收了杯盤。梅太郎低聲問王甫察道。你剛才給我看的。不是張三等車票嗎。王甫察點頭道。是梅太郎翻着眼睛。望了王甫察道。難道你連路費都不充足嗎。王甫察微微點頭笑着。接着歎了口氣道。豈但不充足我此刻身邊祇剩了八塊多錢。從長崎到上海的船票。還沒有買。梅太郎道。船票要多少錢。王甫察道。三等七塊多錢。我若不來見你也可。

敷衍到上海。祇是我不會你一面將情形說給你聽。如何能安心到上海去。這也是人情。但在小王便梅太郎道：你到長崎。不就沒有錢了嗎？王甫察點頭道：且到長崎再設法。梅太郎搖頭道：那如何使得？既家中有這般大事。豈可就攔。可惜我手中也沒有多錢。說時從腰帶裏面抽出個小小的繡花錢夾包來。打開看了看道：我的錢橫豎是你送給我的。這裏面不過二十多塊錢。連包送給你罷。我回去祇說掉了。就是梅太郎處處是真心。更形露出小王甫心中高興。連忙伸手接了。也不開看。即納在衣袋內。二人又談了一會。便收拾安歇。次早起來。王甫察背着梅太郎。拿出自己的錢夾包來。將梅太郎給他的錢。放在裏面。加了三十塊錢的鈔票進去。將剩下的錢。都納在梅太郎的錢夾包內。和梅太郎吃了早飯。心想時常聽得梅太郎說他有個姐姐。在品川當藝妓。名字叫做多賀子。容貌生得和梅太郎差不多。我久想去看看。因太遠了。懶得特意跑去。於今何不趁這時機。到品川頑一夜。再至長崎。錢不完是不肯白嫖。不受倒貼。還算是有點春藥。主意已定。也不和梅太郎說。會了賬。與梅太郎叮嚀握手而別。梅太郎送到門口。等王甫察穿靴子。王甫察將靴子穿好。拿出自己的錢夾包來。遞給梅太郎道：我這錢夾包。送給你作個紀念罷。我此刻沒有錢。橫豎也用不着。梅太郎接着。即用汗巾包了。揣入懷中。王甫察出來。得意非常的走到停車場。自然應該得意。乘車向品川進發。因為天色尚早。不是飲酒叫妓的時候。王甫察一個人。就在品川徘徊了一日。直到夜間七點鐘。才走到一家名叫竹屋的待合室。王甫察動身的時候。因怕吳嘉詔說話。穿了身半舊的學生服。這種服色。在嫖場中。實是罕見。他也知道不甚相宜。祇是行李已由停車場運往長崎去了。一時間沒得更換。仗着不在品川做資格。不過想見見多賀子。故也不甚計及衣服。當時王甫察推開竹屋的門進去。一個五十多歲的

度婆迎了出來。就電燈光下。將王甫察渾身上下打量了一會。懶洋洋的叫了聲請進。王甫察略點了點頭。彎腰脫了靴子。跨進房去。欲待上樓。老鴿連忙攔住說道。就請在地下坐坐。王甫察心中暗笑。他們這班東西。祇看見衣服。不看人。我今日倒得在這裏施展施展。使他吃一驚才好。不過是開關給度婆看而已心中一邊想着。一邊跟着老鴿進了一間四疊半席的房。舉眼看那房中。黑越越的。祇安了盞五枝燭的電光。吊在半空中。打磕睡。席子上。除幾個漆布蒲團。而外。一無所有。不門上掛一塊清風明月的橫額。也不知是誰人寫的。書法惡劣。倒在其次。祇清字少了一點。變成了個清字。月字就寫成個月字。不覺暗暗點頭道。真所謂物必有偶。有了這樣的一塊扁額。若沒有這樣的一間房來配他。也不合色。祇見老鴿搶進房。拿了一個蒲團。往席上一擡。似笑非笑的問道。先生有熟識的藝妓沒有。請說了。我好去叫來。王甫察搖頭笑道。我初從此地經通。那有熟識的。隨意叫幾個來玩玩罷了。我本是個過客。因旅居寂寞。到你這裏來開開心。難得你這房子雅緻。與別的所在不同。我倒想多叫幾個來歌舞一回。老鴿聽了。又將王甫察渾身上下打量了一會。立刻換了副笑容。點點頭道。承先生如此照顧。好極了。且等我去樓上看看。房間空出來沒有。這房間太小。容不下多人。王甫察故意吃驚道。樓上還有房間嗎。我祇道就是這一間呢。這種俏皮話也沒甚味兒老鴿也不答話。折身上樓去了。不一刻下來。向王甫察招手。王甫察跟着上樓。進了一間八疊席的房。看那房中陳設。雖不算富麗。比地下自然強多了。老鴿送蒲團給王甫察坐了。王甫察從衣袋中拿出烟來。老鴿見了。連忙擦火柴。王甫察就老鴿手中吸燃了煙。揮手說道。你且不拘老少。胡亂替我叫幾個來吃一會酒再說。老鴿嘻嘻的笑着去了。不一會祇聽得樓下一陣笑聲。接着鑿鑿的樓梯響。王甫察向口樓一望。祇見



第五十五章 眞留別哄哭梅太郎 假會親騙嫖多賀子

四

粉白黛綠長長短短的蜂擁一般上來。足有十來個。爭着向王甫察行禮。王甫察從頭看去。沒一個中意的。一一問了名字。幸喜無多。賀子在內。畧畧與各藝妓接談了幾句。老鴿搬上酒菜來。王甫察叫添了十來份杯箸。請大家坐着吃喝。這些藝妓那裏肯呢。都扭扭捏捏的。你推我我推你。不肯上前。王甫察讓了幾遍。也就罷了。獨自飲了幾杯。聽唱了幾枝曲子。心中想起梅太郎來。忽然不樂。曾經滄海難爲水。這也是當然的感想。拍手喚老鴿進來。就他耳邊說道。你去替我將多賀子叫來。老鴿聽了。怔了一怔。道。多賀子恐怕沒有工夫。接着改口問道。先生舊日與多賀子有交情嗎。王甫察聽了。登時沈下臉來。道。你還沒去。怎知道他沒有工夫。我要你去叫。你去叫來。就是管我有交情沒有。老嫖客發了。老鴿見王甫察生氣。不敢再說。祇呆呆的望着王甫察。也不走開。過了一會笑道。我真該死。先生來了許久。我還沒請教先生的姓名。請先生說了。我好去叫他。王甫察道。你祇說從東京來的中國人姓王就是了。老鴿聽說是中國人。更是詫異。他平日聽人說起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無不攢眉顰眼的說。惹不得。今日見王甫察穿得這般平常。舉動又是這般散漫。多賀子本是品川有一。無二的藝妓。他接一個客。必得幾番審慎。並且他有一定的待合室。別家去叫。十有八九是推故不來的。若是有些名望的嫖客。或是日本的紳士。衣服穿得闊綽。容貌生得齊整。還有幾希之望。王甫察是這般的資格。又是最不討好的中國人。在老鴿的心理。以爲這釘子碰定了。但是王甫察既生起氣來。說不得也要去撞撞木鐘。當下向王甫察告了罪。鼓着嘴去了。王甫察雖逼着老鴿去了。心中也恐怕多賀子不來。自己面子上下不去。低頭尋思了一會。喜道。有了。他若不肯來。祇須寫個字去說。梅太郎叫我來。和他有話說。好在我身邊有梅太郎的小照。又有他送我的錢夾包。不愁他不相信。不過他既知

道我與梅太郎有了關係，必不肯接我。但是祇要他來顧全我的面子，就罷了。此時已想定了王甫察一個人低

頭亂想。那十來個藝妓都坐在那裏交頭接耳的議論。王甫察聽得一個藝妓細聲說道：「這個人言語舉動都和

日本人一樣。怎的會是個中國人？祇怕他是故意說着當玩的。」即聽得一個藝妓也細聲答道：「不是，不是，一定是

中國人。旁邊又有一個悄悄的問道：「你怎知道？一定是中國人？」這個笑答道：「這很容易知道。若是日本人，要叫多

賀子，有交情的必然到關三家去。沒有交情的就在各家大料理店決不會跑到這裏來。並且穿這種衣服的日本

本人也想不到叫多賀子。祇有中國人多是不思量自己的資格。祇知道要揀最有名的去叫。情願出錢不討好

聽得清楚。心中氣憤得委實忍耐不住。欲待發作幾句轉念，覺得無味。祇裝着沒聽見。舉起酒瓶來，滿滿斟了一

杯酒，一口氣喝了下去。藝妓們見王甫察豪飲，都停了嘴不說話。望着王甫察。王甫察接連喝了幾杯，悶酒不見

老鴿回來，心中大不自在。若在平日，雖有梅太郎在座，也必和別的藝妓調笑幾句。不冷落他們。使人難過。今日

見這些藝妓都彷彿存着瞧他不起的心思，又被他們冷諷熱嘲了半晌，恨不得他們都立刻滾出去，免得老鴿

回來的時候多賀子不來，又受他們的譏刺。此時小王定要恨極了吳嘉韶，有穿得闊綽衣，祇是王甫察心中雖是這般想，却說不出叫

他們都走。又默坐了一會。祇聽得樓梯響。老鴿氣喘氣急的奔上樓來。關於老鴿之風流，原流可倒把王甫察唬了一

跳連忙問怎麼。各藝妓也都出了神。老鴿奔到王甫察面前，跪下去笑問道：「王先生，可是與梅太郎有交情的？」王

甫察點頭問怎麼。老鴿拍手笑道：「他就來請先生等一刻兒。」王甫察道：「你怎知道我與梅太郎有交情？」老鴿打着



哈哈道。我那裏會知道。我剛才到多賀子家裏。說東京來的一個姓王的中國人。要叫姑娘。多賀子聽了。低頭想了一會。問我道。那姓王的多大年紀了。是甚麼樣的一個人。我都說給他聽了。他又問先生的舉動言語。我也都說了他點頭道。一定是我妹妹梅太郎的戀人。我妹妹時常寫信給我。說他那戀人姓王的。性格如何溫和。言語如何文雅。舉動如何大方。容貌如何齊整。兩下裏已訂了嫁娶之約。我久想見見那個人。幾回到東京都是來急去忙。不會會面。他既來此地。叫我必定有事。故你快去對他。說請他坐坐。我換好衣服。就來。他是這般對我說。所以我拚命的跑回來。告訴先生。王甫察聽了。心中大喜過望。不勝榮幸之至本有了幾分酒意。聽得高興。又喝了幾杯。不一時。下面門響。老鴿連忙起身道。來了。說着又奔下樓去了。那十來個藝妓。都面面相覷。王甫察也起身走到樓梯口。祇見老鴿在下面。咬着一個妙齡藝妓的耳根。說話。那藝妓似理不理的。向樓梯上走來。王甫察笑着問道。來的可是多賀子姑娘。多賀子笑應了一聲。已上了樓。王甫察側身引着進房。就電光下見多賀子的態度丰采。比梅太郎還要動人幾分。雖聽說他年紀有了二十二歲。望去却才如十五六歲的光景。止不住心中祇管亂跳。當多賀子未來之時。只求其一來。以免索妓之嘲笑。及其既來。便想真個銷魂矣。多賀子進房。照例行了個禮。舉眼見房中坐着一大堆的藝妓。心中有些不快。望着王甫察笑了一笑。說道。王先生從東京來到這個小地方。祇怕很難得盡興。說時又回頭望望這些藝妓。王甫察知道他帶着譏諷的意思。心想。若說出我的名字來。他必定不肯招待我。不如騙他一騙。和他睡一晚。再說主意已定。連忙笑答道。我那是有意盡興。祇因為舍弟在東京。與令妹妹梅太郎感情甚好。他兩個人私下訂了婚約。舍弟求我去籌錢。替令妹贖身。我時常對令妹說笑話。道籌錢不打緊。但是。你兩人結婚之後。拿甚麼來報酬。

我哩。我也是個沒有娶妻的人。祇怕也要成全我一對才好。當時令妹笑道：你意中又沒有人教我們如何成全呢？我說：沒有人。難道你就不能和我紹介嗎？令妹道：要紹介我，倒有祇不曉得你福分如何。我就問他是誰。他便將姑娘說了出來。我笑道：豈有此理？你竟敢拿着令姊作人情，紹介我拜見？拜見是很感激的。若說是報酬，我就是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當。今日到這裏來，本是特意訪的姑娘。因為與姑娘無一面之識，又存着一團恭敬之心，所以不敢直叫。估量着像品川這樣的小地方，藝妓必然不多。揀有名的叫十幾個來，以為必有姑娘在內。這也是我該死，沒想到姑娘的身分比尋常的應該不同些。及至問他們的名字，才知道姑娘不在內。沒法祇得教老鴿來請還望姑娘恕我唐突之罪。雖爲小王隨口扯謊，竟扯得如此之快。說罷，拿酒杯在清水盃裏洗了，遞給多賀子。就他手中斟了一杯酒。多賀子輕啓櫻唇，略呷了些兒，便在清水盃裏將酒杯洗了，回敬一杯給王甫察。低頭坐着一言不發。那些藝妓聽了王甫察一番話，一個個面子上都覺沒有光彩。一窩蜂起身告辭走了。王甫察巴不得他們快走，連假意都不留一留，望着多賀子笑道：我明日就得動身回中國去籌錢。因為家中的財產為革命的關係被政府抄沒了，現在有發還的希望，不得不趕急回去辦理。預計一個月內，必能料理清楚。再來辦舍弟和令妹結婚的事。多賀子聽了王甫察的一篇鬼話，那裏疑惑他是搗鬼？又見王甫察這般殷勤周緻，容貌雖不算美，男子在日本男子中比較起來自然算是很漂亮的了。大凡一個人有幾分長處，那希望人家尊敬他的心思必比平常人較切。即古今來所謂感恩知己，就是得了個和自己知識相等或高似自己的人尊敬他，知道他的長處，所以他心中就感激，謂之知己。一成了知己，便是赴湯蹈火也是不辭的多賀子。今日雖是初次遇王甫察，祇是聽

第五十五章 眞留別哄哭梅太郎 假會親騙嫖多賀子

八

王甫察的一番話，便很覺得在自己身上用心不錯，非尋常拿着自己開心的嫖客可比。那徑寸芳心，不知不覺的就有終身之想。此吹牛拍馬之術，之所以貴也。當下聽王甫察說完了話，苦不得言語回答，祇不住的用眼望着王甫察，出神。王甫察老在風月場中混的人，已十有八九看出了多賀子的心事，便着實在多賀子身上用起情來。他們所謂用情，無非是灌迷湯，拍馬屁，不消一兩個小時的工夫，早把多賀子灌拍得無可不可。王甫察這晚便享盡了人間艷福。次早起來穿衣的時候，不提防衣袋裏的梅太郎，忽然掉了出來，連忙彎腰來拾。早被多賀子拾在手裏，看了一眼，往房角上一擲。登時朱顏改變，戰兢兢的望着王甫察，冷笑道：「你你你分明是騙我。我姊妹兩個都上了你的當。」這一氣非同小可。王甫察見像片被多賀子拾了，心中早有些驚慌，但是他作惡慣了的人，無論如何外面總看不出他驚慌失措的樣子來。當下見多賀子將像片拾了，說出氣忿的話來，連忙故意吃驚道：「你爲甚麼無端的見了令妹的像片，會生起氣來？我實在不懂你的用意。多賀子鼻子哼了一聲道：「你還裝什麼佯？你分明就是我妹妹梅太郎的戀人。怎麼假作他的哥哥？又來騙我。我姊妹兩個不都上了你的當嗎？」豈敢豈敢，已經上了當了。王甫察故意打了個哈哈道：「你何以見得我就是梅太郎的戀人？說時接連嘆口氣道：「我說這話都是罪過。多賀子道：「你不是他的戀人，爲甚麼有他的像片在身上？」王甫察聽了，用手指着多賀子的臉，笑道：「可笑你們年輕女子，真沒有見識。你知道我是到那兒去麼？我不是說了今日就要動身回國去的嗎？多賀子點頭道：「是呀，他的像片與你回國有甚麼關係？難道伯爺子要弟媳婦的像片作紀念？」王甫察忍不住笑道：「你說話豈有此理？你不用着急，我說給你聽罷。我們兄弟雖說是自由身體，父母不加拘束，但是有父母在上，到底不能不稟明一聲，憑空回去，說縱

說得天花亂墜。父母是不放心的。所以特從令妹手裏要了這張像片。教我帶回去。好和父母說。像你這樣的氣。恐不思量來去。不冤屈死人嗎。令妹給我的紀念。不瞞你說。倒有一樣。祇是也有個作紀念的道理在裏面。真說得如說着從袋中將那繡花錢夾包拿了出來。遞給多賀子。看多賀子已坐了起來。接着王甫察替他披好了衣服。多賀子一邊伸手穿衣。一邊執着錢包問道。有甚麼作紀念的道理在裏面。且說出來。我聽。王甫察笑道。你是個聰明了人。作紀念的道理。豈有不知道的。從來也沒聽人說。拿錢包作紀念的。無非是教我回國。不要忘記等錢的意思。多賀子聽了。似乎近理。微微點頭道。那就是了。我錯疑了。你却不可怪我。不由你王甫察連忙陪笑道。豈有怪你之理。事本涉可疑。幸你是聰明絕頂的人。容易明白。若過了糊塗的。那才真是教我。我有口難分呢。但是糊塗人。我也用不着和他分辨。由他去。錯疑一會子罷了。誰還用工夫去理他呢。多賀子笑道。事情真是可疑。你能說得明白罷了。即不然。雪裏不能埋屍。終有明白的一日。祇須我去東京一趟。怕不得個水落石出。及至水落石出。小王已早早逃了。王甫察也點頭道。是多賀子說着話起床。二人盥漱已畢。用了早餐。還說了許多纏綿不斷的話。老鴿送貼單上來。一夜工夫。花了四十多元。吳嘉詔的一百塊錢。至此一文不勝。真是無錢沒事。別了多賀子。坐着三等火車。安心樂意的到長崎找他哥子的朋友貴州人林巨章去。幸在火車上遇了熟人。不然連買便當的錢都沒有。不知後事如何。且候下章再寫。

評

世上的人說假話是說不得第一次的。既說過第一次。那第二第三次。不由得要說將出來。以後便無話

第五十六章 現身說法愛情無真 紵臂奪食騙術有效

十

不假了。例如王甫察去別梅太郎。不可謂非真心。然就其種種言語觀之。則竟是哄梅太郎哭了一場。騙梅太郎睡了一覺而已。以小王之視女色爲命之人。對於其戀愛之女子。尙無一句真話。則其人之說話。尙復有幾微可信者哉。

孟子曰。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也。故一人之身。苟其到了作僞之地步。無論所行所爲。自無不假。卽偶有一線之真。轉瞬仍舊是假。則其本心已先失了。怎麼得真。

本心既失之人。所說之話。越像是真。越發是假。卽令萬不得已之時。血滴滴的說出真話來。人家也都是目笑存之。以爲仍舊是假。於是乎若而人者。此生休矣。

第五十六章 現身說法愛情無真 紵臂奪食騙術有效

話說王無悔的朋友林巨章。是士官學校的學生。本是老同盟會的人。民國元年。在貴州當了幾個月的旅長。癸丑年却從四川逃了出來。這人文章經濟。都有可觀。年齡在四十左右。生得高顴鷹目。英氣逼人。因見東京的亡命客太多。魚龍混雜。而一般生活艱難的。都眼睜睜的望着他。說他有錢。他便恐怕纏擾不休的討厭。有錢便怕人纏擾。若果無錢則纏擾之。因此帶了他的姨太太。及兩位同志。在長崎一個僻靜所在居住。這兩位同志。一位叫周克珂。一位叫張修齡。周克珂是他的秘書。張修齡是他的參謀。這位姨太太是新從上海花了五千塊錢買來的。討姨子做姨太太則有錢而接濟窮苦朋友則無錢是謂偉人之文章經濟。聽說這位姨太太在上海長三堂子裏。頗有點名望。名字好像就叫倣陸鳳嬌。林巨章討他的時候。還有段足令人解頤的故事。雖發生在上海。與本書無甚關係。然寫了出來。使看書的人見了。亦足見上海

樂籍中大有人在。林巨章艷福不淺也。林巨章同周張二人初從四川逃到上海來的時候。本打算就在上海多住幾時。等袁世凱自斃。那時從湖南江西獨立各省逃來的亡命客。人數頗不爲少。和林巨章湊攏在一起的。都是些志同道合之人。凡英雄不得意的時候。就有些逸出常軌的事情做出來。在上海這種文明極樂之場。手頭寬綽。又有些同志聚做一塊。自然是你請我約的。在堂子裏借酒澆愁。我於是才明白周志二字乃是專門在吃花酒上用的林巨章初遇陸鳳嬌。卽傾倒得無所不至。陸鳳嬌本是官家小姐。戊戌己亥年。隨着他父母在直隸候補庚子年義和團事變。全家被戮。祇陸鳳嬌不知躲在甚麼所在。免了這場慘禍。後來被人拐到天津。賣入窯子裏。他還能不忘根本。時常讀書。很能認識幾個字。又說得來官話。不像專說蘇州話的長三。使外鄉人納悶。林巨章是一句蘇白不懂的人。故對於陸鳳嬌。更是特別的看待。陸鳳嬌也知道林巨章是個有氣魄的男子。特別的逢迎。不消一個月工夫。弄得林巨章有天沒日頭。一刻也不能離陸鳳嬌。左右報效的錢也實在不少。張修齡見太鬧得。不把錢當錢。使恐怕一年半載的弄下去。財源一竭。在上海存不得身。內地又不能去。不好下場。張修齡猶未悟入之錢自然應歸修齡出邀同周克珂勸了林巨章幾次。奈林巨章正和陸鳳嬌在火熱一般的時候。二人的話祇作了耳邊風。二人設法便商量着教林巨章將陸鳳嬌討了來。林巨章却甚願意。教張修齡去和陸鳳嬌的媽議身價。陸鳳嬌的媽知道林巨章和女兒情熱。手中又拿得出硬抹煞良心。要一萬五千塊錢。張修齡嚇了一跳。議減了許久。還要一萬元。絲毫不能再少。張修齡知道他要在陸鳳嬌身上發一筆大財。和他說是沒有成的希望。回了林巨章的信。教林巨章和陸鳳嬌商議。林巨章真個要陸鳳嬌和他媽說。他媽還是咬定了要一萬元。陸鳳嬌和他媽哭着吵鬧。真平也是無效。林巨章

氣忿不過。問陸鳳嬌道：「你到底是真有意嫁我，不是你不要委屈，祇管直說出來。」陸鳳嬌望着林巨章發楞道：「你不嫁，待去嫁誰？」林巨章喜道：「祇要你真有意嫁我，我不問你媽要多少，你媽仗着你不是他親生的女兒，祇要有錢得就終身將你困在火坑裏，他也不心痛。這種沒有天良的東西，不坑他一下子，他真把我當冤大頭了。你說是不是？」陸鳳嬌道：「你打算怎樣坑他？」林巨章道：「你既非我不嫁，要坑他不很容易麼？你不動聲色的將細軟的東西收拾收拾悄悄的同往日本一走，就完了。他到那裏去喊冤？陸鳳嬌聽了吃驚道：「這事祇怕幹不得。」林巨章道：「爲什麼幹不得？難道他是這般把持你嫁人不許你跳出火坑？你還對他有母女之情嗎？你既和他還有母女之情，那要嫁我的心就不算真的了。」陸鳳嬌搖頭道：「不是，不是他養了我一場，平日待我也不薄，要說完全無母女之情，那是欺你的話。他把持我嫁人，我也知道，恨他，不過我所說祇怕幹不得的話，不是爲他，我祇怕一走，你這拐逃的名聲當不起，事情關係太大，不是當要的。」這話卻在情理之中林巨章笑道：「怕甚麼？要拐逃就拐逃，老實講給你聽罷。我是個當亡命客的軍官，當那打仗的時候，姦淫擄掠的事，那一天不幹幾件，便拐逃一個妓女，算得甚麼？」原來軍官的本領就在姦淫擄掠上，拜服拜服陸鳳嬌聽了，打了個寒噤，望着林巨章半晌道：「我見你的舉動情形，早猜到八九成，你是這樣的一個人，但是我也不是怕事的，所以特別和你要好，我的性格你大約不大知道，越是你這樣不拘細行的男子，我越歡喜。我時常說，竈跟英雄作妾，不跟庸夫作妻，不過越是歡喜之中，越夾着幾成恐懼，在裏面林巨章聽了，陸鳳嬌的話自頂至踵，通體快活，非常忽聽到，越是歡喜之中，越夾着幾成恐懼，在裏面的話，不覺插嘴問道：「你這話怎麼講？」陸鳳嬌笑道：「這有怎麼講？就祇怕你這樣的行爲，慣了愛情不得專注。」林巨章笑道：「那有是事？我



的愛情最是專。你不看上海多少的長三。我自遇你之後。任是如何漂亮的。我拿眼睛角瞟過他。一下子沒有這樣待你。還說怕我不專注。真算是不怕委屈死人了。我若有甚麼破綻。給你指出來了。說怕我愛情不專注。我也甘心。陸鳳嬌搖頭笑道。你這話太說得粗淺了。看人不是這般看法。你於今是不錯。算是有無二的愛。我和我寸步也不能離開。祇是你要曉得。這算不得真正的愛情一點也靠不住的。破的一語林巨章詫異道。你這話就奇了。這樣還算不得愛情。只算得這與縱欲供暫時之娛樂而已。河愛情之足云要怎麼才算得是愛情。你這愛情的解說。我就不懂得了。陸鳳嬌道。你雖是個讀書人。然而在軍隊裏弄了這們久。天天和一班殺人放火的莽漢。做一塊。腦筋自然一日一日的簡單了。那裏有工夫去細細研究。這愛情是怎麼個講法。這也難怪。你不懂得。罵得痛快林巨章笑道。你的話雖說得聰明。可聽但是憑空硬派。我對你不是真愛情。絲毫拿不出證據來。隨你說得如何好。我到底有些不服。陸鳳嬌道。要我拿出證據來。很容易。祇是你不要賴。我就說給你聽。林巨章道。我是個男兒。作了事。那有賴的。況且還是對你。我的愛你之誠。是從心坎中出來的。難道還怕你尋出假的證據來。要和你抵賴。你祇管說。就是陸鳳嬌道。我的證據是從人類性質上研究出來的。所說的不僅你一個。你聽着。心中明白就是了。我說凡是有飛揚跋扈之性的人。腦筋必是比尋常人活潑。歡喜感情用事。愛情已經流動得很。感情更加流動了你說是不是。林巨章想了一想。道。有些兒像。但是也未必盡然。陸鳳嬌道。不必要盡然。祇要大多數是這般就得了。賦有這種性質的人。不必男子。女子也。是一樣。你祇看蕩檢踰閒的事。那一件是莽男。蠢婦幹出來的。既是歡喜感情用事。沒有一些兒外來拘束。無所顧忌。自然是觸處生情。不到厭倦的時候。不止這算一時的感觸。能力最大。能使人顛倒一切。卽如現在的你。

第五十六章 現身說法愛情無真 珍膏奪食騙術有效

十四

就是這樣的一個標本。怎能算得是真愛情。幸而你遇見的是我。我遇着的是你。你我心中便覺得我之外無我。你之外無你。殊不知這是毫不足特的感觸。你祇自己問問自己。假若你遇的不是我。而性情人品和我差不多。或比我更好。你也是這般愛他。不愛我。敢替你自己答應一定也是這們樣愛。或且更加一層如此說來。可見得你愛的不是我。我愛的不是你。各人愛的有各人的目的。這目的一失。你的愛情都化為烏有了。怎能算得是真愛情。議論是確有見地。但恐滯上無此文明雅致。林巨章大笑道。你越說越把我說糊塗了。我也要問你。外來的拘束是甚麼東西。依你說要怎麼才算得是真愛情。陸鳳嬌道。外來的拘束很容易明白。就高尚的說。就是禮義廉恥。普通的說法。便是有法律上一定的限制。有如此知識。無怪林巨章之傾倒無所不至也。禮義廉恥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祇可自己防範身心。法律上的限制也是對於你和第三人施用愛情的時候才有效。而對於我是無效的。我這話說出來。你一定又不懂。林巨章點頭道。果然不懂。陸鳳嬌道。我所謂法律的限制。不是限制我的愛情。不向第三個人施用。嗎。林巨章道。是呀。陸鳳嬌道。你我愛情向第三人施用。固在法律限制。倘若我都願犧牲。我的愛情不向第三人施用。祇是你我也不交換法律。還有效力。沒有哩。林巨章想了想道。法律對於沒有愛情的夫婦有什麼法子。自然是沒有效力。陸鳳嬌笑道。是嗎。所以我說是對於你和第三人施用愛情的時候才有效。對於我是無效的。林巨章道。依你這般說法。世界上簡直沒有真愛情了。未免持論過苛了一點罷。陸鳳嬌搖頭道。一些兒也不苛。真愛情是有很多的。真愛情不過是不能在富貴人跟前。去尋。更不能到堂子裏來尋。林巨章道。然則你我永沒有發生真愛情的一天。嗎。這一同未。陸鳳嬌點頭道。若是這樣的維持現狀。過下去。便過一百年。我也不承認是真愛情。必得你我都有。